

山路弯弯

□南京 吴晓平

清早从山西晋城出发,大雾弥天,高速封路。领队老林果断指挥司机改走省道,“顺便看看太行山的风土人情!”他说。

车上旅友全是退休老人,走不走高速无所谓,反正有的是时间,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,在八百里太行山兜兜转转。沿途皆是美景,碧清漳河水在弯曲沟壑湍急流淌,冲刷出一块块嶙峋巨石,千姿百态,奇崛峥嵘;巍巍太行山峰峦起伏,云雾缭绕,一路陪伴我们绵延向南,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大山。就近的山坡上,不时闪过一片野柿林,枝头挂满鲜红欲滴的野柿,如火如荼,引发车上阵阵赞叹。忽然,右边陡峭的山崖冲下匹练似的瀑布,泻银崩雪,涛声如雷,我们赶紧停车下去照相。水雾中,遥看远处山顶上,影影绰绰有个透明的山洞,长方形,宛如张家界的天门。旅友们鼓噪着,如果不是为了赶路,我们恨不得立刻爬上山头,就近看看这天然奇景。

山路弯弯,不时经过一些小山村,房屋皆是石头垒就,层层叠叠,依山而建。车上一陡坡,猛然一拐,又路过一小山村。只见村口坐着一老汉,白羊肚手巾包头,嘴里衔着长长的烟杆,满脸皱纹刀刻斧削,似尊石

像,一动不动蹲在大石头上。最有趣的是,他脚边摆了一堆野柿,全用塑料袋封装,大概是想做过路生意的。可就在他身后不远,山坡上全是野柿树,漫山遍野,熟透的柿子落了一地。司机有意放慢速度,一边让我们看风景拍照,一边提醒我们,靠近村边的野柿不要摘,这两年旅游发达,村民做些小生意,换俩小钱。我们便嗤嗤笑,漫山遍野的野柿,当地人不会买,外地游客随手捡,这小生意能赚什么钱?讲完又后悔,你看老汉寒风中坐半天,赚一个小钱是一个小钱,土里刨食,枝头摘果,都是凭力气吃饭,没什么可笑的。许多人还后悔,应该说让司机师傅路边停一下,我们每人买一袋。

正说得热闹,公路前方噼里啪啦一阵鞭炮声,我们一头闯进硝烟弥漫。只见红色的挂鞭一串串盘绕路中间,火花喷溅,小鞭欢跳,唢呐悠扬,青烟缭绕。老林说,附近一定是举办婚礼,山民好客,我们下去看!于是,旅友们呼啸下车,直奔路边小山村。村口搭一彩楼,山路上一字排开十几桌,酒菜尚未上桌,村民们分男女围桌而坐,留守老人多,年轻人少,只有一些娃娃绕桌腿跑。围桌而坐的山民嗑瓜子的嗑瓜子,聊天的聊天,看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闯进来,一个个好奇地打量我们。他们看我

们,我们也在看他们,嘻嘻哈哈,成了各自的风景。

长袍马褂的新郎,立在一高高台阶前,拱手迎接我们这些远来的过客。听说我们是南京来的,新郎脸泛红光,非要我们进院里坐首席。我们解释只是路过,道贺一下就走,新郎的父亲还不高兴,说来都来了,不喝杯喜酒怎行?看着院里临时支起的几口大锅,泥巴地上一盆盆烧好的大鱼大肉,一擦擦碗碟就这么随意放着,间有苍蝇翻飞,我们当然不敢吃。接过新郎发散的喜糖,我们随口敷衍着,拍照的拍照,看洞房的看洞房,在人丛中乱窜。哄闹声里,新娘子出来了,俊俏的一个大姑娘,且落落大方,随意让我们合影,拍照。我犯了职业病,悄悄采访新郎,办这一场酒宴要多少钱?新郎嗫嚅不肯说,倒是新娘爽快,咯咯笑着说,不少,光彩礼就给了我18万,估计他要背一身债了!新郎嗔怪地瞪她一眼,意思是大喜日子里,别说这丧气话。转头还对我解释,没事,我们还年轻,出去打几年工,还得上!我发现小伙说这话时,下意识攥紧了拳头,粗黑大手捏得咣吧有声,骨节挣得发白。看来,小两口婚后要奋斗了。

继续上路,沿途美景依旧。不知是审美疲劳,还是旅友各怀心思,车厢里安静多了……

谁养的猫像谁

□上海 皖皖

在妈妈家装了监控的好处之一,是每天可以同时看见老妈和巴乔(猫)。

最常见的镜头,是老妈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时睡着了,巴乔就倚在她身边也在呼呼大睡,只听见电视机的声音还在吵吵闹闹。有一种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感觉。

一人一猫,岁月静好。

如果夜深了,妈妈还没去房间睡觉,我会打个电话把她喊醒。铃声响起,巴乔立即起身,用自己十四斤重的身躯跳到我妈的腿上踩来踩去,再用尾巴勾勾我妈的胳膊,试图喊醒我快点接电话。我妈醒了后,接电话时还有点迷迷糊糊的。只见巴乔恨不得自己钻进手机里代替我妈讲话。我妈干脆把手机放在巴乔眼皮下,我和先生就喊它“巴乔,巴乔”,它似乎知道是我们,激动得不行,用嘴巴在手机上拱来拱去,尾巴翘得高高的,就差开口说话了。

巴乔本是我领养的流浪猫,后因家人猫毛过敏才把它送到我妈家寄养,迄今已有两年,它具体几岁没人知道。当初送猫来的小姑娘说看巴乔一口洁白的牙断定它当时只有一岁。老妈平时

一人住,有猫为伴,也不寂寞了。

没想到,这两年,一人一猫处得还挺融洽。有时,夜已深,我忘记看监控喊老妈去房间睡,巴乔也会用前爪拍醒我妈,意思是它要吃夜点心了,吃好睡觉去。我妈呢,差不多把巴乔当孙子养,清水大虾自己舍不得吃说要留给巴乔,蒸了南瓜也要分给巴乔一半,说巴乔最爱大虾与南瓜。她自己只吃鸭蛋,不吃鸡蛋;巴乔不吃鸭蛋黄,只吃鸡蛋黄,我妈就特意买来鸡蛋给它吃。

在我妈家的这两年,巴乔的体重直接飙升到十四斤,比我同事家的狗都重两倍。胖了多少会影响颜值,但用我妈的话来说,巴乔是世界上最帅最聪明的猫,大眼睛、圆脸庞,“像你”,她看着猫,又看看我,补充道。

我听了哈哈大笑。我妈又说,谁养的猫像谁,你看你妹妹家的布偶,长得就像她,小脸细眼,媚得很。

我们说话时,巴乔正四脚朝天地躺在地板上,眼睛骨碌碌地转动,尾巴悠闲地摇晃着,它知道我们在说它,也知道自己被爱着。

秋风凉,烟火长

□河南平顶山 郭艺伟

白露过后,秋意渐浓。清晨,我一个人站在阳台,凉爽宜人的风从开着的窗口漫进来。它越过了不远处的田野,裹挟着秋日谷物成熟的清香。

阳台上种植的一缸清荷,荷花已经悄然凋谢,结出了饱满的莲蓬;那盆九月菊的叶间顶出了几个绿色的小花苞;秋海棠也在风中舒展了花瓣,明黄的花蕊藏于花心,它带着温婉,淡淡地开在凉秋。

走下楼,来到小区对面的游园,木槿花从夏开到秋,此刻粉白的花风中摇曳,没有了夏日的繁盛,却多了一份沉淀后的宁静。而游园内草木已不再葱茏,悄然染上了一层温润的秋色。

四季是在不知不觉间变换的。而悄悄改变的不只是大自然的颜色。

秋日最是瓜果丰盛的季节,菜摊上各种瓜果琳琅满目,数不胜数:柿子红

彤彤,大枣水灵灵,花生颗粒饱满,似乎带着泥土的芳香。菜摊上的蔬菜,多是菜农从园子里新采摘的,嫩得像要掐出水一样。

连那集市一角常年摆摊的修鞋老人,也换上了宽松的衣衫,他戴着老花镜,在秋风习习中,穿针引线,丝丝入扣,伴随着针线的起落,是“笃笃”钉鞋的铁锤声。时光在此刻变得缓慢、温柔。

傍晚时分,卖菜的集市成了夜市。夏日里热气腾腾喝酒撸串,变成了秋日里的细品美食。卤香的黑鸭、焦香的烤鱿鱼、酸辣的铁板凉粉、浓厚的鸡汤豆皮、清香的黑菜豆腐……各类小吃色香味俱全,和着袅袅烟火,人间百味,抚慰着细碎的时光。

秋风微凉,岁月温柔沉淀,亦是最踏实的生活本真。



C位之书

□云南昆明 苑凯泮

老家的书房里,有一个深棕色的书架,书架内部被四条木板交叉分隔开,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九宫格,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书,而中间那格,都是我百看不厌的C位之书。

最左边的那本,是我在学生时代买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。我最喜欢书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写。例如年轻的爱玛向往小说中的浪漫爱情故事。仔细想想,那时的我和爱玛有相似之处,心中都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,甚至常在语文考试中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作文,以显示自己“与众不同”。虽然那时的我总被老师批评,但还是固执己见。直到后来,我看到了爱玛的悲惨结局,才知道幻想的泡沫永远不能替代现实。

中间的那本书,是我在青年时买的《百年孤独》。当时我在公司负责综合事务,每天都忙一些看起来“无意义”的事,也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虚无。后来,我读到了奥雷里亚诺上校,他拥有着波澜壮阔的早年,可晚年却归于沉寂,只是每天躲在房间里,不断地铸造小金鱼,等攒够一定数量又回炉重造,日复一日,周而复始。刚开始,我不理解他的做法,后来慢慢体会到,人生哪有那么多惊涛骇浪,那看似“无意义”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。

放在最右侧的那本书是《爱的教育》。它其实是小学生必读书目,却是最喜欢的书。因为翻看的次数太多,连书脊都贴了胶布。现在的我已经快30岁了,有了一定的阅历,也愈发感受到了生活的复杂性,比如一腔热血并不一定保证成功,担当与怯懦,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喜欢那本书中简单的,充满了爱与温情的小故事,例如《六千里寻母》《小抄写员》《帕多瓦的爱国少年》等。每一篇都直抵人心最柔软的角落,让看惯了人情冷暖的我,依然坚信这世间有着纯粹的善意。

世上的书浩如烟海,那些被摆在书架C位的书,始终像路标一样,指引我一步步走向更好的自己。

钓鱼与钓史

□南京 魏鲲鹏

三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,我担任一场学术沙龙的主持人,刚开始照本宣科讲那段以诗意开篇的主持词,坐在前排的一位先生就微笑着朝着我轻轻摆了摆手。他鬓发已花白,目光却很澄澈。会后他告诉我,那些繁文缛节能省则省,让专家们多谈些真知灼见才是正理。这人便是卢海鸣先生,南京地方学研究的领军人。

后来请他到我们区作协做讲座,课前闲谈时他问起我工作之余的爱好。我照实说了,还特意强调自己如何能在水边枯坐半日,如何练就了一双识得鱼情的火眼金睛。本以为他会称赞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,谁知他听完竟微微变了脸色。那神情我记得真切,如同看见一件精贵的瓷器被人拿去腌了咸菜。他说他都快退休了,却未舍得把时间花在钓鱼、游玩上。我年轻气盛,心里不服气,觉得人总该有些闲情逸致。他看穿了我的心思,又说:“你有名校的底子,又肯在故纸堆里下功夫,若把钓鱼的时间匀出来做南京文化研究,假以时日,必有所成。”

我那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极低,每月能在报纸杂志上发一篇千字短文便知足了。听了他的话,竟鬼使神差地收了钓竿,把周末泡进了南图和省志办的地方文献室。起初只觉得那些泛黄的故纸又湿又干,远不如垂纶之乐来得鲜活。可渐渐地,当我从明清的县志里读出栖霞山红枫的发展,从民国的报纸上看见颐和路梧桐初栽时的模样,忽然觉得整座城活了过来。那些竖排的繁体铅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,而是无数前人留在时光里的足迹。我循着这些足迹走去,竟比守着鱼漂等那虚无的一顿,来得更加惊心动魄。

再见卢先生是在中国地方学年会的筹备会上。他拍着我的肩说:“小魏,你最近那篇关于南京城墙砖文的考证,我看了,有筋骨。”我正要谦逊几句,他又正色道:“年轻人,就得把时光用在这样的地方。”那语气里没有客套,像农人夸赞地里长出了好庄稼,朴素而笃定。后来他推荐我去省里的全民阅读活动上推介《南京简史》,又引荐我参与几个重要课题。

去年中秋,我想提两盒月饼去拜访他。电话拨通,刚说明来意,先生便在那边严肃起来:“小魏,你听我说。我是惜你的才,不是要你的谢。你若真念我的好,就在学问上多用些心。你在行业里有建树,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”电话挂断后,我站在秋夜的风里许久,渐渐理解了先生期望的分量。后来我便不再提拜访的事,只是越发用功起来,想着哪日若能写出一部像样的南京文化专著,大约便是最好的“登门”了。

如今我常在九乡河边散步,看那些执竿垂钓的曾经钓友。他们静默地坐在柳荫下,浮漂一点,便是一阵欣喜。我忽然明白,钓鱼与钓史原是一样的道理——都需要耐得住寂寞,守得住空无。只不过钓鱼的人等的是水下的咬钩,而我在故纸堆里等的,是某个湮没的真相突然浮出水面。卢先生当年劝我放下钓竿,其实是引我换了一片更深的水域。在这片水域里,我钓起的不是几尾游鱼,而是一座城的内核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 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 进入文化+频道

